

歌曲《毕业歌》；为电影《大路》谱写了《大路歌》《开路先锋》；为电影《飞花村》谱写了《飞花歌》《牧羊曲》等歌曲。同时，聂耳还组建了百代国乐队，亲任队长兼指挥，经常演奏他整理改编的《金蛇狂舞曲》《翠湖春晓》等具有云南风味的民族器乐曲。上述电影歌曲与民族器乐曲都由百代公司灌制了唱片而广泛传播，大受欢迎。

后来由于各种原因，聂耳离开了百代公司并回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。聂耳在为该厂拍摄电影片《新女性》配音和创作了主题歌《新女性》组歌之后，1935年初为田汉新写的话剧《回春之曲》谱写了4首插曲：《告别南洋》《慰劳歌》《梅娘曲》《春回来了》；接着又为电影《逃亡》谱写了《逃亡曲》《塞外村女》两首歌曲。

就在聂耳创作热情高涨、音乐艺术更加成熟，不断写出一首又一首优秀歌曲的时候，在得知田汉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之前写出了抗日救亡的电影故事，接着又由夏衍完成的文学剧本《风云儿女》正需要写一首主题歌和一首插曲，聂耳找到夏衍要求完成这一重要的作曲任务。

夏衍很了解聂耳的思想感情与音乐才华，当即同意了聂耳的要求。聂耳捧着田汉在南京狱中写于香烟衬纸上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，激情燃烧，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谱起曲来，很快便完成了初稿。接着又谱写了插曲《铁蹄下的歌女》。这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，聂耳与田汉的组织关系又是公开的秘密，聂耳随时有可能遭到逮捕。

四

根据党组织紧急安排，聂耳于1935年4月15日从上海汇山码头搭乘日轮“长崎丸”前往日本，19日到达东京。由于得到旅日昆明作家张天虚和几位左翼文人的帮助，聂耳住下后，第二天就开始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修改。

聂耳三天三夜的大海航行，思考着祖国的灾难、人民的抗争，看那滔天的海浪犹如悲壮的音符在胸中跳荡，增强了改好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精神力量。聂耳在田汉原词“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之后，连续加写了三句“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”，又把田汉原词“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”改为“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”，并加写了叠句“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”，接着又在叠句之后加写了“前进！前进！前进——进！”经过几天的歌词修改和乐曲完善，并于5月16日定稿，随即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从日本寄回上海。

1935年7月，聂耳应友人邀约前往离东京西南50多公里的藤泽市鹤沼海滨休憩避暑期间，在游泳时不幸溺水而逝。

第二天，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的指派，张天虚从千叶县房州赶到鹤沼，察看并处理聂耳后事，三天后张天虚捧着聂耳的骨灰返回房州。接着，左联东京分盟举行了聂耳追悼会。然而，直到1936年7月，张天虚几经辗转，才将聂耳骨灰及遗物送回上海。其中有一把聂耳生前最喜爱的小提琴，琴盒里有几朵干枯却依然散发着

芳香的昆明缅桂花，那是聂耳母亲夹在信中寄到东京的故乡的花……

一个月后的8月16日，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聂耳生前的友人，还有聂耳为之写过歌曲的码头工人、筑路工人、卖报儿童、普通市民等上千人挤在金城大戏院内外举行了聂耳追悼会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一年前在南京狱中送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的田汉，惊闻聂耳在日本遇难噩讯后，又在被软禁的南京写了悼诗以表哀思：

一系金陵五月更，
故交零落几吞声。
高歌共待惊天地，
小别何期隔死生。
乡国只今沦巨浸，
边疆次第坏长城。
英魂应化狂涛返，
重与吾民诉不平。

追悼会上田汉送的花圈就写着这首“泪随笔下”的挽诗。令人伤痛的是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田汉与聂耳合作的绝唱。

在聂耳24载年华中，真正从事音乐创作的岁月仅有两年多。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用这么短暂的时间，聂耳创作了36首歌曲、6首民族器乐曲和口琴曲。多吗？不多。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，却在不多的音乐作品中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，他创作的歌曲将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永远地传唱下去……